

野生動物教我的幾堂課

裴家騏

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教授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萬物為人所管、萬物為人所利用，不對嗎？

當人們仍然潛意識的把動物（甚至植物）視為低等生物的時候，總是不由自主的將這些「低等生物」視為是人類的附屬品，甚至認定他們是造物者特別為「人類」這個地球上最高等的動物所創造、所提供的日常用品、財產，或生財之物。

近代的地球，全面性的發生生物多樣性快速衰退、大規模的自然生態浩劫、氣候極端化與變遷……等，這些不好的消息持續佔據著我們的資訊版面，而且有增無減；而這種現象的發生，都直接、間接與前述人類超越萬物的優越心態有關。在自然環境整體情況肯定會更加惡化的現在，我們確實需要重新檢視與定位我們（人類）與萬物間的關係。

從發覺、認識到理解、承認萬物都具有其價值的過程，將有助於人類重建對自然萬物的敬畏之心。過去，我們已經因為熟識而扭轉了毛小孩在人類心目中的地位，從役用、食用，到寵物、到伴侶、到家人；未來，是否能將這種認知普及到所有的動物（甚至植物、礦物），則尚待努力。

「保育生物學」的鼻祖——美國生物學家 Michael E. Soulé，在 80 年代針對全球逐漸惡化的野生物種滅絕現象，提出了四大主張：一、自然界的生物多樣性要越高越好；二、地球生態系統要越複雜越好；三、維持物種演化的機會是必要的；四、世間萬物皆有其內在的價值。但在當年被許多強調實證的科學家所不認同，絕大多數的論點都帶有譏諷的味道：「這些主張都缺乏實際且嚴謹的科學證據支持，根本就像是一門沒有數據的科學。」當時自然保育的主流派甚至極盡諷刺的宣稱：與其說「保育生物學」是一門科學，還不如說它是一個宗教或信仰。

現在將近 40 年過去了，保育生物學已經是全球大學相關系所的必修課程了，不但相關學術研究與證據累積越來越多，其所倡議的跨領域合作取徑紛紛被應用來解決其他各類型的自然保育議題，而且以其為名的專業團體和專業期刊也已經是相關學術界的主流了。

不過，保育生物學儘管已經開枝散葉了，但對於第四點所主張的「內在價值」到底是什麼？則仍待加強論述。有人認為就是「天賦價值」，就像天賦人權一樣，是一種任何生命體都與生俱來的價值，無法具體的量化、也無法被他者否定。也有人說：「內在價值」就是「總價值」扣去「外在（或工具性）價值」；外在價值通常是旁人所認定或對他者的貢獻，常見的野生動物外在價值包括：其存在有助維繫生態平衡、牠們¹是食物鏈中關鍵的角色、牠們的覓食可以增加森林植物種子擴散的距離、牠們鼻子上長的角是人類醫療用藥物的重要材料、牠們的出現會創造地方的觀光收入、觀賞牠們的優美會提升人類精神層次的水準、牠們是人類後代子孫賴以維生的自然資源……等。但是，扣去外在價值之後，具體可以歸類為內在價值的還有哪些？卻仍然無法捉摸。

1 我在文中用「牠」而不是「他」來代表動物，只是為了方便讀者閱讀，並非是一種動物與人類有高等、低等差異的貶抑性的用字。牠們指的是一群相同的動物。

我雖然也無法像外在價值般的具體羅列出野生動物的內在價值，不過，我總覺得當一個人對一隻動物的表現，由衷產生賞識、讚嘆或感佩之情時（英文 appreciation 是個很好的相對應用字），應該就是已經感受到牠²的內在價值了，即使通常都難以用言語或筆墨來形容。

在我參與野生動物救援和收容的 30 年經驗³中，親身體驗過許許多多動物的內在價值。當中，靈長類動物可能是因為與人類血緣極為相近的關係，似乎比較容易被人類感受到牠們的情緒，⁴我們也比較能夠描述牠們的個性和個體特質。我們照養的紅毛猩猩中，「妹妹」就喜歡收藏環境中出現的各種素材（一塊木頭、一根帶葉子的樹枝、一條細繩索、一段塑膠帶、一塊石頭……），然後在有空閒的時候擺出來，坐在一邊很細心的選擇材料、排列組合、堆堆疊疊的，一次又一次的，每次都有新的看法，樂此不疲；有一次牠還把石頭、木條、塑膠繩串連組合起來成一個物件。看著「妹妹」專心堆疊著質地相異的物件，旁觀者通常都會不經意的微微揚起嘴角，可能也在 appreciating 牠所呈現的創意。成年雄性紅毛猩猩「假期」則擁有完全不一樣的興趣，喜歡用水彩作畫，當牠想要畫畫的時候，無論是大張紙、小張紙、回收紙牠都不挑，畫作多以淡淡的各種色塊為主調，充滿了不明確而深邃的意境。牠細膩的作品雖然與牠粗壯碩大的身形極端的不搭調，但那只不過是人類的觀點罷了，我想在其他的紅毛猩猩眼裡，牠或許就是那位比較多愁善感的男主角。

這麼多年來，我演講的時候，最喜歡跟大家提到 20 多年前收容「古意」的故事，因為那是最激勵人心的了。「古意」是一隻雌性臺灣獼猴，大約四歲的時候被遺棄在我們收容中心的大門口。牠應該是從出生以來就營養不良，骨骼與身形的發育嚴重不正常，使得嬌小樞儻的身形有如小小的鐘樓怪人。在中心的照養員和獸醫的照護下，大約 6 年後牠的體形及外貌的樣子，已逐漸調整得像一般成年的臺灣獼猴了。成年後的「古意」是極少數願意領養只有幾個月大的孤兒獼猴的「阿姨」，牠幫忙我們收容中心照顧並教育孤兒直到他們可以融入猴群⁵為止。這個從領養到開始融入的過程是遠離猴群、獨立進行的，通常需要 2 到 3 年之久，也就是說，「古意」自己也需要離群索居一段不短的時間，這對於習慣群居的動物而言也是一項不小的考驗。令人讚嘆的是，「古意」雖然因為幼年時造成的缺陷不曾生過小孩，但卻極度有耐心的一次又一次的離開猴群，帶大了一隻又一隻的孤兒。最近這幾年牠明顯的老了，不能再擔任阿姨了，但在我心目中，牠仍然是猴群中最能代表「美德」的女主角。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2 此處使用單數而非複數的用字，是因為我相信即使是同一種動物，每一隻也都會有不同的個性，因此，每個人對不同的個體都應該會有不同的經驗。其實，養過狗、貓的人都知道，只要你細心觀察過，每一隻的個性、行為模式和生活態度都是不一樣的。而牠們也應該會有不一樣的內在價值才對。

3 我在 1992 年前後，開始救援和收容那些因走私而來到臺灣的世界級瀕臨絕種動物（如：紅毛猩猩、長臂猿、懶猴、老虎、馬來熊、陸龜、鸚鵡），並創辦了「屏東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http://ptrc.npust.edu.tw/index.asp?au_id=2；<https://www.facebook.com/ptrc.npust/>）」。這個中心在過去的 30 年當中，救援了超過 6,000 隻各類型的野生動物，現在長住的個體大約有 1,500 隻。

4 這裏所謂的「情緒」如同維基百科中的定義：是多種感覺、思想和行為綜合產生的心理和生理狀態（<https://zh.wikipedia.org/wiki/情緒>）。

5 臺灣獼猴是群居性動物，自然條件中的猴群通常都由少數幾隻成年公猴、10 隻左右的成年母猴，和牠們的小孩所組成的，不過男孩在成年前還是得離開的。因此，要猴群接受沒有血緣關係的外來個體是很困難的事。

以上我用了幾個比較容易理解的野生動物案例（紅毛猩猩、臺灣獼猴），跟大家說明過去普遍認定只有在人類身上，才看得到的智能、創意和進化特徵，是如何在這些動物身上展現的。希望這些例子能夠讓大家體會到動物的內在價值，當然，更希望真有那麼一天，「民胞物與」（Brother Sun and Sister Moon 或 Brother Ants and Sister Fire）不再只是教科書中的成語一則。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